

崇川往事

张謇与护国将军蔡锷的交往(一)

□羌松延



蔡锷像

张謇与蔡锷，虽俱为民国初年社会名人，但二人不仅年岁相差较大，在社会身份、爱好旨趣等方面也差异明显。然而，一段时间并不算长的交集，却使得彼此声气相投，进而结下深厚情谊，给后人留下一段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。

一、京师始识蔡松坡

张謇与蔡锷相识于何时？在其《路祭蔡松坡文》中的“张謇自京师识公”句即为答案：他们的交往，应始于蔡锷进京与张謇入阁之后。然而，两人此前虽未谋面，但张謇作为东南绅商、实业界领袖，早已深受蔡锷膺服和尊崇。而蔡锷则是一个干练之才，也早就引起张謇的注意。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，尚在日本求学、刚满弱冠之年的蔡锷，以笔名奋翮生在《新民丛报》刊文，发起国民运动，这一由蔡锷首倡的、最早的国民改造运动，曾得到梁启超、张謇等重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应。1912年年初，对政党素怀向往之意的蔡锷谋求组建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。他于2月29日致电章太炎、张謇等人，倡议“联合海内同志，组织共和统一党”，并派人携



居京时期的蔡锷(前排左一)

其亲拟的政纲前往上海等地与章太炎、张謇等“筹商一切”。

1913年10月，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，对其加以笼络与监视。11月，张謇出任工商总长。至此，同在京城的两人开始有了来往的可能。据庄安正《张謇年谱长编》(民国篇)记述：1914年10月6日，张謇“偕熊希龄、梁启超、诸宗元等于京华春小饮。又同往天乐园，观梅兰芳演《贵妃醉酒》(观者一说另有蔡锷)”。

1915年1月初，袁世凯欲任命蔡锷为经界局督办，但“蔡以素少研究，拟力辞”。而袁世凯“仍拟任蔡锷”，并于15日派亲信“朱启钤亲往力劝”。最终，蔡锷于次年1月24日在《政府公报》上发布通告：“遵大总统1月16日策令，锷于1月22日任事，筹办处暂设前门内兵部街。”

当担任经界局督办的蔡锷得知张謇曾在南通办理过测绘、清丈事宜且住在附近后，便时常造访张宅，向张謇请教经界之事，两人的交往也由此更加密切。张孝若在其《张季直先生传记》中曾有介绍：“我父在京的时候，他(指蔡锷——笔者注)做过全国经界局的督办，他因为是外行，又晓得我父亲

在南通是第一个县区办测量清丈的地方。他的公署，恰在我父住所隔壁，所以常常来和我父谈话，我父很帮他详细计划办法，他很虚心听纳。”对此，张謇也曾亲口讲过：“余在京师长实业时始识松坡，时松坡任经界局事。松坡以予在南通尝办测绘、清丈，故以经界事质疑于予。予曰：‘公固读古书，当知古人之办经界法，且外人之办法亦予所知也。’其后松坡有疑，即逐条询余，余亦逐条告之，其虚心有如此者。且言必称先生，其敬重尊长亦皆由其有良心也。”此外，还有张謇对蔡锷测绘事“甚愿助之，乃派四人去云南应所要求”等记述。

或许是有了张謇的帮助与指导，蔡锷从原先不愿接任经界事而变得积极起来。虽在这个职务上仅工作了十个月，但经过一番努力，蔡锷做出了非凡的业绩。其中，《中国历代经界纪要》是由蔡锷组织编写的经界资料之一，书中有一节《南通之清丈》，前后九页内容，专门从缘起及沿革、经费及筹款方法、丈器及丈法、图册、成绩五个方面介绍了张謇主持下的南通清丈经验，以作为测绘之参考。此文后被收入岳森署检《蔡松坡先生遗集》。

海陵旧话

牛汪

□何台

牛汪，又叫牛汪塘，是夏天水牛洗澡乘凉的地方。水牛是喜欢水的，有俗语说：黄牛力大，上岸；水牛力大，下河。

海安西北部里下河地区多养水牛，西南部高沙土地地区多养黄牛，东部沿海垦区水牛、黄牛都有。水牛的力气比黄牛大。水牛背腰宽厚微凹，肩胛高耸，四肢粗壮结实，前肢直立，后肢适度弧形，一看就是大力士的样子。有资料记载，如东、海安、东台沿海地区的水牛又叫“海子牛”，两头“海子牛”共挽一车货，载重1000~1500公斤，每天行走30~35公里，走10公里休息一次，终年如此，习以为常。

农村生产队时期，我们队饲养了3头水牛、1头黄牛。夏天，栽插“三熟制”秧苗时，3头水牛整天耕地、耙田，1头黄牛在磨坊作业。耕牛(水牛、黄牛)饲养全年分舍饲、放青两期。霜降至小满为舍饲期。舍饲期，耕牛拴在牛棚里，水牛主食为稻草、黄牛主食为玉米秸，严寒季节加喂棉饼、棉仁饼、豆饼。小满至霜降为放青期，多至田埂、河边放牧，有时也补喂干草。此时，养牛的饲养员把牛牵到离队场不远的河岸上，让它去啃那些青青的嫩草。接连吃了几个月的稻草、玉米秸，牛也厌了，换口味是很开心的。

七八月是耕牛最辛苦的季节，尤其是水牛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晚上，水牛最盼望的是吃了饲料后，下水打汪。每个队都设有牛汪塘。牛汪塘似“D”字形状，进口处的坡道较缓，牛从坡道慢慢下去。我们队的牛汪塘在养猪场的西北角，汪塘旁边有个丁字路。水牛在牛汪塘里打汪是很惬意的，全身都泡在水里，就剩了一只头伸在水面上。水牛打汪，既防暑，又避蚊、避蝇、避牛蜂(一种专门吸牛血的“野蜂”。白天，耕牛休息时，一头牛身上能叮上几十只牛蜂。晚上，水牛打汪，这种蜂就无法叮咬了)。

水牛在汪塘里打汪，屎尿都拉在里面，故而汪塘的水是很脏的。人从汪塘旁边经过，很远就能闻到浓浓的尿骚味，但汪塘却是水牛的天堂。整整一夜，水牛就泡在里面，身上全是泥水。第二天早晨，饲养员把牛拖出来，拉到河边，为其洗干净身上的污物。冬天的时候，牛汪塘的水干了，涂满的牛粪也干了，尿骚味也没了。汪塘成了我们小孩“躲蒙蒙”的好地方，人躲在里面，外边的人是不容易看到的。我们还在汪塘边做“老鹰捉小鸡”“官兵擒强盗”的游戏，还学着电影上镜头表演鬼子登山的场景(汪塘的底部到岸上有坡度)。整个寒假在汪塘边玩得都很开心。但我也遇上了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。这事发生在1976年的春上，当时刚下了一场雨，汪塘里有水了，我骑自行车到了汪塘边，没来得急转弯，竟连人带车摔倒在汪塘里了。早春二月，天气还很寒冷，身上的衣服全都湿了，回到家还是借人家的衣服换掉了脏衣服。身上的衣服洗了之后晒了几个日天才晒干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耕作制度改革，耕牛发展受到影响。现在农村基本上见不到水牛了，牛汪塘当然也不见了。

贡院的布置和考试的仪式

□林举百 曹印华

南通的贡院(《光绪志》等称为“试院”——编者)在昔州署之东，即今钟楼东侧。前为头门，次为仪门，入内即为东西两个文场，其中段称东酉新号、北段称为东西沙字号，为新沙文童的座位。大堂中为暖阁，乃学政升座之所，两旁亦设学桌，以备提堂考生所坐。各场学桌每十人连为一号，以千字文天地玄黄等字为次。桌皆架石为脚，不受震动，系光绪间新入籍的考生于振声所捐献。暖阁后为礼房院房及各县教官办公之处，再后一进为学政的上房，此院试时分布的概况。

院试每在半夜子时入场，点名前学政升座暖阁后，再坐宪轿抬至仪门临时所搭的暖阁上，用背灯风灯前导，左右青衣呼堂，两旁站班的廩生打恭，升座后开始点名，学书唱名，廩保在旁随声应保。礼房发卷，学政即在名簿上点朱。许多白发苍苍弯腰曲背的老童生，也提着考篮，挤在人

堆里走不出来、接不到卷，只好鹄候门旁，再俟补点。也有高声应“有”如营房点卯一样。每遭海燕子呼叱，或受学政怒视的，形形色色，无奇不有。接卷后，分东西两路进场，海燕子抄查夹带，然后对号入座。学政点名完竣，仍乘宪轿回大堂暖阁，立即奏乐鸣炮封门。学政坐公案上命题，把准备好的题目写出，礼房从旁抄入整张大纸上，糊成六个牌灯，分送各场传观，以供考生抄录。学政退入上房休息。黎明后，各县教官(教谕、训导)查验考卷盖戳，下午放牌，分头、二、三等，皆奏乐鸣炮。考生陆续缴卷，分批出场，直至午夜清场为止。送考的可至仪门，接考的只在头门之外。考生所携考篮，可带小本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及食品，凡做好的文章，一律没收。颈项里挂一卷袋，接到卷子，随时贮入，以免污损。

因为五属齐集一处考试，人数众多，故定期分别入场。每属皆考三场，

第一场考经古，大致为骈偶赋文与五言排律，后改为经解、史论、算学(不称算术、也不称数学)、西学等各科。第二场为正场，原系八股文，后改为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义。第三场为复试，把已经提牌的考生，约多于定额两倍，再行提复择优录取，以上是考小友(凡文童称小友)。此后再考长友(已经入学的生员称长友)，也分三场，仪式大略相同。录科另考一场，人数已少，故五属合并举行。录取的新生谓之入泮，又称入学，即为附生。由门斗送报子，然后择日开贺，谓之迎学。凡录取的小友以及取得一等的长友，均于最后一天，穿戴蓝衫雀顶至贡院大堂领赏，礼节隆重。学政升堂高坐，院房唱名，每人赏给纸做金花一对，贴在小方块红布上，文武相同。该项赏品，费用领自礼部，照例为披红所用的长绸一幅，及大帽上所插的金花两枚，但款被中饱，只好由入学的自办，各人但求功名到手，谁都不顾计较此事。